

# 歌声,岩缝里盛开的花朵

梅朵

黄昏落在黛青山梁上。  
羊群伴着暮色回家。遥遥天际,黄昏星默默点燃灯笼。像大地上牛羊暮归踏起的尘土一样,歌声渐渐升起,当我惊觉黑暗将临时,它已乘合围之势将我紧紧裹挟。

这是我生命中不可再现的神奇夜晚。忧伤的蒙古长调回荡在沉沉黑夜,举目四寻,不见来处;茫然回顾,没有去路。巴隆草原依次扎起的近百座帐房旋转飞舞,所有人跌进这星河般璀璨的漩涡,沉醉不知归路。在歌声中,我躺在高低不平的草甸上沉沉睡去,凄恻哀怨的长调,使我的梦境蒙上叙事诗的色彩。然而,这分明是长生天赐予的狂欢之夜啊。

那是2013年的夏季,我回到久违的巴隆草原,参加在这里举行的那达慕大会。

席间,海西州文联主席斯琴夫说,请让我唱一首歌吧。

“岩缝里盛开的花,  
为什么早早地凋谢,  
嫁到远方的你啊,  
再也回不到我身旁……”

我记住了这首由德都蒙古民歌改编的《岩缝里盛开的花》:风雨如晦的大地上,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里,一步一回头的背影渐渐远去:沙漠里盛开的花啊,为什么早早地枯竭?成了别人的爱人,我还是忘不了你……

夕阳没入天际之时,一对枣红马在原野上默默相对。昔日少年已经发福,但灰绿色的瞳仁依然闪着旧日的的光芒。他站在帐篷的门口向我微笑,一如当年的羞涩和拘谨。在一座可容百人的大帐篷里,当地牧民开始他们朴素而盛大的联欢。一杯杯啤酒泛起泡沫,每个人都在大声谈笑。在这样的场合里,他们依然不失礼节,殷勤照顾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让陌生人疏离之感。辞世多年的卓玛,她的女儿有着一个汉族的名字:圆圆,承袭了外祖母的黑发、母亲的大眼和圆脸,如今已经到了恋爱的年龄。在离我不远的圆桌旁,她目光闪烁,神采飞扬,满面含笑,无人知晓这是一朵开放在苦难中的花朵。

德都蒙古草原是一块流淌着歌声的沃土。我所遇见的蒙古人是羞涩而含蓄的,他们不善言语,拙于表达,同时又多愁善感,从不掩饰内心的狂风暴雨。不知为什么,在蒙古人的生命里,似乎天然笼罩着一丝悲情的色彩。无论是热爱还是悲

伤,不管是离别抑或等待,都可化作夺眶而出的眼泪,给细长的双眸里蒙上珍珠般的阴翳。

如果说,生命是一块承受风霜雨雪侵袭的磐石,那么,世间所有的气暴最终化作了缠绵的旋律,化作开放在岩缝里的花朵,点亮了岁月中凄风苦雨的日子。

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去蒙古族作家巴音老师家中作客。我少年时的蒙古姐姐才恩措和同伴依偎着,唱起一首蒙古歌谣。令我惊讶的是,她们就那么随意地开口唱着,却不亚于任何一个专业歌手,不经意间传递着些许骄傲与深情。原来,每一个蒙古女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吧。我也端起酒杯,给才恩措姐姐奉上一首《母亲》。酒酣耳热之时,人也变得格外善感。我不能忘记那个八月的正午,当我告别才恩措姐姐家的帐房,她为我围上一条雪白的镂空围巾。而歌声中的母亲,那个留着粗黑长辫的母亲,几年后便辞别了尘世。

这一次相见,也是和巴音老师的最后一次相见。两年后的清明,他因突发疾病溘然长辞。

现在,我的笔端忽然变得沉重,还是让我回到歌声里去吧。

我第一次听这首《母亲》,是从蒙古作家察森傲拉那里,其时颇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蒙古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它往往承载着一幅画面,一个故事,一则传奇。而这首《母亲》,在我眼前展开了广袤苍茫的蒙古大地,以及大地一般厚重宽广的母亲和母亲艰辛劳苦的一生。那是渐行渐远的故土的写照,是不分地域民族的所有母亲的写照。

自此之后,我便爱上了蒙古歌曲。学会了《鸿雁》《乌兰巴托之夜》《莫尼山》,当然也包括《母亲》和《岩缝里盛开的花》。某一次,当我飞临呼伦贝尔的上空时,飞机上忽然响彻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鸿雁》。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犹如醍醐灌顶般进入了真空。俯瞰蒙古高原上浩浩荡荡、蜿蜒曲折的千百条河流,内心百感交集。“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只有失去故乡的人,才能听懂那份凄怆和茫然,才能理解遥望的苦楚和忧伤,才能驾驭心中的孤寂

和苍凉,才能在异乡的夜里,将一杯烈酒灌入愁肠,化作两行相思的热泪。

有时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两年以后的夏天,即将离开玉树的夜晚。酒酣耳热之际,走进两位年轻的藏族歌手。其中一位叫青梅拉萨,中发在脑后随意扎了一个髻,抱着一把吉他。男人们啊,请留起你的头发吧。

他说,既然您来自海西,那么,我给您唱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吧: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总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蓝色的家乡……

透过朦胧的泪眼,我望着眼前这青春洋溢的歌手,海西草原的蓝色鸢尾,在我的心头摇曳。唉,我来自中原汉地的女子啊,生命中充满了异族的色调。然而,又有谁能说,我的血液里流淌的只有平原的麦香?

我开始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尽管我始终保持着微笑。告别时,已是泪流满面。在扎曲河畔的黑夜里,闪电开始撕裂黑漆漆的夜空。河水暴涨,涛声悬在发际,雨水倾泻而下。我望着夜空,胸中闪过一千个炸雷。

在歌声中告别的人,此后再也不会相见了。又是三年过去了,我作别生活了15年的高原古城西宁,举家搬迁到长安定居。在长安的杏花天影中,过着一人一狗一饭一蔬的简单生活。暮春时节,我收到青梅拉萨发来的mv《仓央嘉措》。我曾经与作家龙仁青合著《仓央嘉措诗歌地理》,也很喜欢蒙古歌手黛青塔娜演唱的《仓央嘉措》:

洁白的仙鹤啊,  
请借你的双翅给我。  
我不远处去飞,  
只飞到理塘就回。

黛青塔娜的歌声是空灵的,青梅拉萨的歌声则充满了磁性。作词昂旺文章更是藏族歌坛家喻户晓的人物,一首《妈妈的羊皮袄》和《遇上你是我的缘》风靡大江南北,无论走到哪里都躲不开这熟稔的歌声。

《妈妈的羊皮袄》的作曲扎西多杰,以仓央嘉措道歌为主题创作了歌舞剧《爱情的证悟》。我在大湖之侧的刚察观看了这部歌舞剧——茫

茫草原上经幡飞舞,大地展开层层书页,剧中的女主角缓缓走来,匍匐膜拜着心中的神灵,黑色的字幕叩问着人们的心房。剧场中,有人以袖抹泪,有人浮想联翩,有人百感交集,有人看到轮回,有人证悟佛法。而无明如我,则在刚察明亮的夜空下感叹,爱情是多么美好,俗世多么令人留恋。奥古斯丁在《论音乐》中说,那些必朽之物的美好,就如同在遭遇洪水时抓住的一块木板,既不能当成负担抛弃掉,也不可能很牢地抓住它。而音乐超越了现世的物质概念,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刚察草原的夜里,我对前来的朋友说,很久没有听到你唱那首《达瓦卓玛》了呢。

“请不要再唱起那首歌了,  
唱起那首歌,我就会想起达瓦卓玛”

想起达瓦卓玛  
我就会想起离别的时刻。”

哦哦,请为我再唱一首《达瓦卓玛》吧。“昨夜梦中,我又梦见明月,醒来却遇见美丽的达瓦卓玛姑娘……”,这首罗念一创作的歌曲,也曾无数次萦绕在布达拉的上空。但更加打动我的,却是这一首藏族民歌。每每听及,心中便生出些疼痛。“dawazhuomazhenxiang”,过去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笑着说,达瓦卓玛真凶呀。

是那首首文章作词、巴桑作曲的《忘不了》:

看过的鲜花都忘了,  
就是那姑娘的格桑花忘不了;  
唱过的歌谣都忘了,  
就是姑娘的牛角琴忘不了;  
喝过的美酒都忘了,  
就是那姑娘的青稞酒忘不了,  
走过的山寨都忘了,  
就是姑娘的黑帐篷忘不了……

是歌声串起我漂泊的岁月,给我生命中深沉的慰藉。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在酒桌旁击节而歌,争先恐后地翻寻出心灵深处的记忆?这歌声不仅仅限于蒙古高地和雪域高原,还有令人落泪的“花儿”:

走哩走哩,  
越走就远了。  
妹妹的大哥哥呀,  
眼泪的花花就飘散了。

唱歌的嘉华姊妹以手扶额,掩饰泪眼中闪烁的星星。而意气风发的男子则唱着“拉夜川”,他的口音里尚保留着的吴越软语的调子:

生米煮熟饭了,  
我和尔妹俩情深了;  
就像苦紫碗缠上豆杆了,  
死在一搭不分了

我们用筷子敲着桌子,唱“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飞度玉门关”,唱“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唱“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亲手触摸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唱“七朵莲花开”,唱“早知如此绊人心,莫如当初不相识”……举目四顾,那来自徽州的商人吟诵着唐代的诗篇,生于中原的电视人回望“大江东去”,这黄河岸畔的诗人最是狂放不羁,低吟浅唱的女子有着宋时的婉约。不知是酒精化解了心中的块垒,还是歌声消融了内心里的冰雪。最是曲终人散,人们在夜深无人的大街上互相搀扶着,绕过城市无所不在的“网围栏”,踉跄着寻找内心的草场。

这就是我生活了30多年的青藏高原。沈从文指出,音乐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我不懂莫扎特,不懂巴赫,不懂古典与现代音乐,然而,飘扬在雪域高原上空这些动人的歌声,正是苦寒边疆的烈酒与遥远内地的罡风交织、背井离乡的先辈与栉风沐雨的土著携手谱就的旋律。在这里,遥远内地的明月一样照耀着美丽的达瓦卓玛,藏乡金黄的酥油也融化了汉地浓醇的茶叶。而无论是黑头发的藏族和有着细长眼睛的蒙古族,还是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汉人、土族、哈萨克族……他们彼此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唱着快乐或悲伤的歌谣,无论是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还是顶礼膜拜在朝圣的道路上,都共同扎根于贫瘠的岩缝,顶着四时的风霜雨雪,唇齿相依甘苦与共,一起走过寥廓无边的岁月和大地。而歌声,便是生活给予他们最珍贵的馈赠,也是他们在漫漫苦旅中闪烁的光明。

七月长安,苦夏漫漫。在著名的大雁塔向南两公里处的一座建筑里,我看《内蒙古电影七十年》。先是《敖包相会》,接着是《嘎达梅林》,继而是《刚嘎哈啦》《天边》……泪水夺眶而出,打湿了薄如蝉翼的裙裾。起身,外面的世界依旧熙熙攘攘,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那里,凉风徐徐吹过草原,吹过生命中不可复制的过往。我想,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了。或许有一天,那些唱过的歌再也记不起歌词,那些喝过的酒,再也想不起贴着的标签,那些看过的花都已经成为谢幕,那些走过的帐房,都已经失去了踪影,可是,那些一起欢笑一起落泪的人,始终留在心里,那逝去岁月里的格桑花、牛角琴、青稞酒、黑帐房,却始终在记忆里闪着微弱的光,摇曳着如豆的灯火。如此足矣。

## 教师礼赞

李兰花

如果我是诗人  
我要用真挚的语言写首诗  
赞美大海的辽阔和深远

有人说,教师就是一支红烛  
把所有的光和热献给了学生  
教师的品格和精神就是燃烧

如果我是诗人  
我要以满腔的热情写首诗  
赞美宇宙的浩瀚与神秘

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的工程师  
塑造出一个个美丽的灵魂  
支撑起社会一代又一代人的脊梁

如果我是诗人  
我将以最美的语言写首诗  
赞美教师的崇高与善良

有人把教师比作海面上的航标灯  
风里雨里,潮起潮落  
时刻指引着学子前行的航程

如果我是诗人  
我将以火热的情怀写首诗  
赞美国园丁的博爱与无私

有人把教师誉为辛勤的园丁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  
默默耕耘着学子求知的心田

多少个季节轮回  
教师用蜡烛精神燃烧着亮丽的生命  
奉献几多血汗不求青史留名

多少个春夏秋冬  
教师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火种  
就像那春蚕献出一生的忠诚

世界有多大  
教师的讲台就有多大  
大海有多宽广  
教师的心胸就有多宽广

两袖清风,朴实无华  
茁壮成长的学子是教师一生的财富  
勤奋敬业,任劳任怨  
莘莘学子的成功是教师一生的收获

## 关于风,我有话要说

清香

我想尽可能地捕捉到  
你心平气和的时候  
上蹿下跳的时候  
心无旁骛的时候  
悲痛欲绝的时候  
甚至,在高原的大河上照镜子的时候  
是怎样地用你那双不可一世的手  
蹂躏我滚烫或者冰冷的额头

有时候  
你会倾尽自己的所有,以德报怨  
有时候  
你也会失手放出揣在怀里的乱箭  
把我扫射得遍体鳞伤

有时候,你也会撕裂我的守候  
把我未做完的梦  
强加给路过午夜的一个白面书生  
然后,把自己偷偷地挂在月亮上看自己如何风干  
那些还在流血的骨头

